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

性爱的思辨

描述当代人性爱生态的长篇小说

杨东明 著

中年夫妻婚内婚外的逃避与渴望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

探讨当代人性爱问题的长篇小说



性爱的思辨

杨东明
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性爱的思辨/杨东明著. -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0.7

ISBN 7-5080-2173-8

I. 性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0705 号

本社与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合作出版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 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9.125 印张 209 千字

2000年6月北京第1版 200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 1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一、无 能	1
二、出 走	13
三、只要你心上真的有妹妹	33
四、暗夜比白昼更活跃	44
五、我们在一个海子里喝水吧	54
六、薄木门上的独眼	66
七、气味也可以如此地感伤如此地痛	83
八、浪 漫 骑 士	95
九、倦 偶	107
十、平 衡	132

十一、穿裙礼上的舅舅们	157
十二、惩罚	197
十三、多事之夜	226
十四、白酒和白酒的密谋	243
十五、深夜的梦游	254
十六、爸爸的家在水底	262
十七、真实的虚妄	270
作者后记	285

一、无能

今天需要好心情。

四年前的今天，于潮白使陆洁成了新娘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无论如何也应该让自己享受到好心情。

向浴缸中放水的时候，陆洁让喉咙和水喉一起发出了响声。在浴室封闭的空间里，流水显得格外响亮，陆洁的歌喉呢，分明也有了异乎寻常的厚度和底气。陆洁让自己在那种底气里足足地膨胀了一番，然后才走出来更衣。丝睡衣套在了身上，陆洁犹豫着又将它脱了下来。洗浴时应该穿那件毛巾睡衣的，丝睡衣似乎有些太做作。等到把那件厚毛巾睡衣换上身，感觉又不好了。旧旧的，灰灰的，毛茸茸的，像是一只没人愿瞧没人愿爱的弃狗。复又换上丝睡衣，丝睡衣要配皮拖鞋。脚尖勾住了皮拖鞋，却又想起在浴

室中穿皮拖鞋如何的不妥。只好趿上塑料鞋，脚下又硬又凉，心里随即就生出一些凉意来。

陆洁每逢对什么事情太在意的时候，常常会显出此类犹豫。就像逢到复杂些的手术，陆洁总要下意识地反反复复洗手，再三再四地检查橡皮手套，掂来掂去地换手术刀钳一样。

今晚，对于能否和丈夫一起洗浴，陆洁显然也是太在意了。

热水差不多放满了吧？陆洁一边想，一边踢踢踏踏地向书房走。书房的门掩着，似乎听不到电脑键盘的敲击声。陆洁停下脚，飞快地浏览了一下自己，然后才伸手推门。“潮白，水好了，还不快来洗？”

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陆洁似乎看到电脑桌前的于潮白正靠在椅背上发愣。可是，陆洁随即就听到了电脑键盘的敲击声，于潮白的脑袋也向前探伸着，仿佛在和那架勾着腰的台灯讨论什么问题。

“洗澡水放好了，潮白。”陆洁站在敞开的书房门前，此时，过道里的壁灯是亮着的，半透明的丝睡衣薄如蝉翼，无疑能朦胧出许多的美。

“你先去泡着，我就来。”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于潮白甚至没有抬眼向陆洁这边看一看。

陆洁的心沉了一沉，旋即又竭力地浮起。今天需要好心情，今天需要好心情——陆洁对自己说。“那好，我先去了，你快点来呀。”声音是明朗的，心情似乎也明朗得很。

独自进了浴室，把一条腿放进浴缸里，这才发觉浴缸是空的。水喉哗哗啦啦地响，水汽如云如雾般地笼罩着，却不过是在掩饰着一个骗局罢了。浴缸底的塞子是松脱的，水全都在不知不觉中漏掉了。陆洁心里预兆不祥地“格登”了一声，好心

情也止不住地悄然漏失而去。陆洁皱了皱眉，拿住橡皮塞向着泄水孔决然地一堵，让自信随着热水渐渐地升起来。咳，不就是漏了水嘛，漏掉了还可以再放满，何必把心情弄得那么灰？

从清晨起，陆洁就一直在酝酿好心情。好心情是可以像糯米酒一样酿出来的，只需要把砂石一粒一粒择出去，把那些不愉快的念头一粒一粒择出去，然后再把它浸在温水里。温水会把心情泡软的，接下来就需要加温蒸一蒸。把酒曲拌进半熟的米粒中，再将它闷起来，让它慢慢地酿，慢慢地酿。于是，就会有浓甜的汁液从心里汪出来，汪出来，犹如沁出的泉。到了那种时候，人就会在微醺中自我沉醉了……

浴缸里的水终于再次放满了，陆洁就那样在浴缸里把她自己泡起来，竭力要将自己的心情泡软。光润的手臂从浴缸边松软地垂搭下来，手指下意识地在那里抚着，触着，于是，就触到了一点涩和一点糙。

那是瓷片缝里的白水泥。

浴盆是他们夫妻俩自己动手安装的，白色的玻璃钢浴盆在预定的位置上装稳之后，还需要装砌护圈。放一块灰砖头，抹一层砂浆，那护圈就一点一点地高起来，渐渐围成了形。成了形的护圈望上去灰头灰脑凹凸不平，像个丑陋的大鸡窝。陆洁简直看不得，看一眼就有一种莫名的厌恶往上翻。

于潮白动起手，不慌不忙地去掩饰这丑陋。他的唇间衔着一根“散花”烟，手里拿着瓦刀，一层又一层地往那片灰色的丑陋上抹水泥。凹凸不见了，它居然光滑平整了，然而望上去，依旧不过是一种光滑的平庸和灰暗。

再接再厉，于潮白锲而不舍地再来掩饰这平庸和灰暗。于潮白得心应手地利用起那些白瓷片。白瓷片们就像是美丽的铠甲，它们被一块块地披挂起来，在光照下熠熠地闪着清雅，看

上去简直晶莹如玉。

那时候，陆洁就像猫似的蜷在于潮白脚边，为丈夫递送着瓷片。眼看着平庸和灰暗一点一点地被贴盖起来，陆洁的心境也就一点一点地随之变得光洁和晶莹了。

每贴上一张瓷片，陆洁就把脸儿向于潮白贴过去，然后再换了嘴唇去贴，那种贴上去的感觉真好。陆洁一边静静地体味着那份快感，一边细细地思索，为什么把自己的手掌贴在自己的脸上，毫无异样的感觉，可是一贴上于潮白，就会心底生风，云飘树摇？……

人的皮肤真是妙不可言。

护圈的周围贴了白瓷片，再用白水泥勾抹了缝隙，披挂整齐的浴缸显得几乎完美无缺。

原来，世间的一切都是可以贴盖和装修起来的呀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陆洁曾经无数次地想起白浴缸内的丑陋，然而她又无数次地控制住自己，不去深究它的内里，而只让自己看到它的眼前。这样，陆洁就保持了洗浴时那份应得的愉快。

在装贴得几乎算得上完美的浴缸里，陆洁和于潮白有过一次堪称是经典的洗浴。

“鱼是在水里交尾的，我们也应该做一次鱼。”于潮白在陆洁的耳边喃喃地念叨着。

那句话像咒语，陆洁听完就身不由己，恍恍惚惚地躺进了水里。

浴缸前部的水喉一直是打开着的，那水喉犹如崖缝间的溪泉，哗哗地流出许多白色的水花，接着，就有更大更重的鱼在翻腾，弄出更大的声响和更多更白的水花来。

那条鱼在浅水里喘气了，那条鱼喘得又粗又急。

那条鱼说：“翻过去，翻过去，活鱼是不会肚皮朝上的。”

陆洁于是翻转过来，让肚皮贴在了浴缸底。小小的浴缸似乎容纳不下鱼的翻腾，它要倾倒了，它要崩裂了，然而陆洁体内感受到的，却只是一种焦渴的等待。

在那个被焦灼烤炙的时段中，陆洁的脑子里充满了混乱的回忆。她时空交错地重温着大学的功课，医学院本科五年的教材里，似乎没有关于鱼类在水中交尾的内容。

大约一个小时之后，于潮白回到床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水可以帮助磨刀。但是，它不可以帮助磨身体——”

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于潮白的表情深沉而严肃，好像革命党人在总结一次策划很久，但是却不幸受挫的暴动。

然而，当时于潮白在浴缸里却是沉默的。

沉思着的陆洁终于被沉默着的于潮白从浴缸里拉起来，于是，陆洁就像一株沐浴在阳光下的向日葵那样，沐浴在扬扬洒洒的喷淋头的下面。

随后，陆洁嗅到了一股慢慢弥散着的香味儿。那种气息犹如一朵看不见的花，以分子的形式在空间盛开。过了一会儿，陆洁才明白，那是于潮白的双手在播撒香气。这香气属于那瓶印着天鹅图案的浴液。于潮白温馨的双手抚遍了陆洁的身体，他也把那温馨的浴液涂遍了陆洁的每个角落。于是，陆洁就在那抚爱里愈益光滑，愈益柔润。

陆洁终于光滑而柔润地容纳了于潮白。

接着，他们又双双扑在水里，成了两条恩恩爱爱的游鱼。

那一夜，陆洁拥着丈夫，睡得格外香甜满足。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，于潮白忽然觉得头晕，脚下好像踩着荡船似的悠悠摆摆。往起居室走的时候，他几乎撞在了墙上。

陆洁陪着于潮白到她就职的市医院，找了内科主任做检

查。低压量到了一百，高压竟然升至了一百七十！

于潮白觉得奇怪：“不对吧，我的血压从来都不高啊。”

内科主任思来想去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解释，“正常的人，碰到过于悲伤或者过于兴奋的事，血压有变化，也是正常的。”

听了这话，夫妻俩会心地相视一笑。那笑，分明仍被昨夜的兴奋晕染着。

……

今夜，陆洁期望还能看到丈夫的那种笑。

陆洁把手伸向浴盆边上的金属搁架，将那瓶粉红色的浴液握进了掌心里。望着瓶子上的天鹅，她不禁生出几分感叹来。仅仅四年的时间，这种牌子的浴液就成了昨日黄花，那些大型商场里，几乎都寻觅不到它的踪迹了。为了买到它，陆洁跑了许多地方，后来还是在批发市场的一个廉价货柜台里买到的。

陆洁打开浴液的瓶盖，放在鼻子前面深深地嗅闻着。

久违了，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！

陆洁慢慢闭上眼，想要努力地唤回旧日的记忆和感觉。陆洁记得那一次，于潮白用双手将它涂遍了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于潮白那么真挚，那么投入地抚摩她，于是，陆洁的激情就在无边无际的感动中，岩浆般地奔涌起来。

今夜，陆洁期望能够旧剧重排。

“潮白，你还没有做完哪？”陆洁在浴室中喊着。

声音在狭小的浴室碰撞着，生出些自闭的感觉来。喊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陆洁用余光瞥了一下壁镜，她望见自己的脖颈像天鹅一样优美地拉长了。

“快了，快了。”

带着歉意的回答从书房那边传过来。

陆洁在那回答中看到了书房里的电脑，那电脑妩媚地与于

潮白对视着，于潮白的双手就依恋在那白皙的键盘上。

陆洁的心里忽然升起一种莫名的委屈，她不再等待了，她用手一撑，身体就从浴缸里站了起来。三面墙壁上的镜子映出三个人影，个个都还显得亭亭玉立。尾骨后升起的弧线依旧是圆柔的，小腹也算得上平坦。只有双乳似乎有些风光不再，但也未见得十分松垂。生过孩子的女人能保持这样的体形，还算差强人意。

一块呆蠢的海绵代替了男人的手，陆洁把浴液挤在海绵上，然后用它在自己的身上涂擦。耳后、脖梗、腋窝、股底、膝盖、脚趾缝……陆洁工作得一丝不苟。这情形有些像她在家擦桌子擦椅子，按部就班，井然有序。当然，那种被别人创造的激情和感动，此时是丝毫也寻找不到的。

金属搁物架上摆着备好的胸罩和底裤，颜色是那种淡淡的鸭蛋青。陆洁擦洗之后，用它们把自己装备起来，顿时觉出一种雅致的诱惑在挥发。底裤的形状有些像假面舞会上的面罩，灵动的眼睛仿佛就在那些镂花的空隙后面隐藏着。这颜色这式样，都是陆洁特意选定的。陆洁记得于潮白初次得到她的那个夜晚，她披挂的就是这套装备。于潮白在那假面上吻了又吻，然后陶醉般地贴着它，轻轻闭上了眼。这情景对于陆洁来说，是刻骨铭心的。

洗浴之后的陆洁趿着拖鞋返回卧室，路过书房时，她折了进去。

出现在陆洁眼前的情景与她的想像几乎完全相同：于潮白舒舒服服地蜷在皮转椅里，两眼盯着电脑那张多彩的脸，正痴痴地发愣。

“潮白——”

“哦——”于潮白侧过脑袋，连连点头，“对不起，对不

起。我就来，我就来。”

终于和电脑拜拜了。

陆洁躺在席梦思床上，听到浴室那边传出的水声。那是淋浴器打开了，喷淋头的下面撑开了一把热气腾腾的伞……等一会儿，做丈夫的就要光临了。喷一些香水，擦一些晚霜，要不要再涂一点儿口红？女为悦己者容，女人打扮自己是为了别人，别人悦了还好，倘若不悦呢，倘若不屑呢，岂不可怜可悲么？

这样想了，心里就有一点点累，有一点点哀。

拖鞋啪啪地响着，草草出浴后的于潮白赤裸着出现在卧室门口。蓬乱的长发半干半湿，下巴上那一绺长胡子和胸前那一片毛丛上，犹自挂着亮晶晶的水滴。那模样，像是从雨林中突然钻出来的一头兽。

记得初次看到男人这副样子时，陆洁不禁惊愕得目瞪口呆。随后，就像受到了太阳的炫灼一般，下意识地闭上了眼。那炫灼是火，轰地一下子将她点燃，她的身和心都感受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强烈冲击。而今，她只是湿沉沉地说了句：“当心凉着了，快，快上来。”

宽大的床榻上并排铺着两床软被，于潮白按照这种日子他应该做的那样，越过属于他的那个被筒，然后钻进了陆洁的被筒里。接着，他把右臂伸开，让陆洁枕进他的肩窝，下一步，陆洁应该侧转身贴上胸乳、攀上股腿、然后用手臂搂紧他的腰……

他们依照熟悉的工艺流程，按部就班，有条不紊地做着。他们都明白，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合唱那一首老歌。那是他们都已熟悉的旋律，他们应该不出差错地完成所有的起承转合。

台灯罩是粉色的，从灯罩中筛出的光细腻如粉。于是，他

们俩就像脱了壳的蜗牛一般，显出了别一种粉嫩。陆洁循例闭上了眼，在这个时候她总是闭上眼睛，而于潮白是应该睁大眼睛的。

闭上了眼睛的陆洁感觉不到动静了，耳朵却听到了书页翻动的声响。于是，她又慢慢地睁开眼。她看到于潮白的目光并不在她的身上，原来于潮白在读书。

“这个民族信仰的是门塔教——无所不能的门塔巫师——经常使用的器具——巴浪鼓、铜钵、巫棒……”于潮白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拿起床头柜上的笔和纸。在那粉色的灯光里，他若有所思，神情显得很投入。

当然，他感到了陆洁的目光。

“你看，我还得——”于潮白晃了晃手中的笔，“是不是，你先——”

那是解释，那是布置。主刀大夫向助手做着安排，消毒、备皮、麻醉……只待万事俱备了，他才披挂上阵。

于是，只剩下陆洁一个人在工作。一个人做这种发动群众的工作真是索然无味，陆洁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，她很难将注意力集中起来。在抑制不住的涣散中，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发动一辆冷冰冰的拖拉机。她徒劳地抓着手柄摇啊摇，摇啊摇，可那辆不动声色的拖拉机就是发动不起来……

陆洁渐渐生出了厌倦，那厌倦循着陆洁的手传给了于潮白。

“哦，好了好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！”于潮白几近欢呼般地抛下书本和纸笔，“我来，我们来吧——”

是那样的一种欢呼，既掩饰着又表达着似有似无的歉意。

在陆洁的记忆中，于潮白总是会以他性格的魅力，在需要的时候在需要的地方，给人带来勃勃的生机和活力盎然的气

氛。

被子兴奋地从床边滚落，接着，席梦思软床也激动了，摇摇颠颠地发出了声响。

陆洁忽然觉得眼前有靛蓝色的荧光一闪，于是她发现在不知不觉中，她又面对着那行神秘的文字了。

圆圆的犹如寂灭的火山口一样嵌在小腹上的，是男人的肚脐。在这个母亲输送生命的遗迹的下方，赫然地排列着一行神秘的图案。它们古老，犹如千年的树根一样虬曲。它们年轻，好像初生的蝌蚪一般灵动。它们是平实的，那种淡淡的靛蓝让人想到蜡染布的朴拙。然而，它们又是神秘的，一勾一画，一曲一折似乎都隐着不可破解的天机。

陆洁初次见到它们的时候，曾经好奇地向于潮白询问，它们是什么？于潮白告诉她，那是一种文身，一种西南民族的文身文化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于潮白的目光变得遥远而深邃。陆洁的眼前就渐渐迷离起来，陡峭的峡谷高大的银枞天上的悬棺林间的瘴气……一切都是如此地神秘，如此地富于魅力。于是，对那些民俗和文化做考察和研究的于潮白，也就同样有了诱人的色彩。

此刻，陆洁又听到了诱人的呻吟声。每当陆洁抚到这些图案时，于潮白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这声音是地火奔突前的颤抖，这声音是飞瀑跌落前的叹息。

它应该是合唱和重唱，所以，陆洁应该用同样的呻吟做出回应。

“哦！——”“哦！——”……

一声高，一声低，呻吟的对唱充满了激情。

然而，陆洁的身体却明白无误地感受到，对方的身体是倦

息的，是平静的。

是的，没有火，只有风。

那是一种虚假的呻吟。

陆洁向对方的眼睛望去，男人的目光分明是真诚的，他在做着真诚的努力。

陆洁在心里苦笑了。怎么能责怪对方呢，反观一下自己好了，自己的身体不也同样是倦怠的，是平静的吗？

时间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，无可挽回地逝去。

这徒劳无功的奋斗，使他们双双变得焦灼而疲惫。

于潮白双手撑住身体，把脑袋向靠垫上提了提。他这样做的时候，瞥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。那虽然是一个不易察觉的微小的动作，陆洁还是敏感地捕捉到了。

指针已经过了十二点钟。这就是说，另一天已经开始，他们即使成功了，也已经失却了在当天纪念成婚四周年的意义。

陆洁失神地望着自己的身体，心里充塞着莫名其妙的委屈。眼前那汗津津的裸体仿佛是别人的：打了皱的肚腹犹如粗糙的橘皮，在那橘皮之上，凸显着一道长长的疤痕。疤痕是活的，红亮而狭长，宛如一条粗大的蜈蚣长着许多细短脚——

这是生育儿子佑生时留下来的。

伤兵，打了败仗的伤兵。盯着这道伤疤，陆洁呆呆地想。

“怎么了，你？”男人问。

“我看，算了吧。”陆洁的话音里不无沮丧。

“我不信。”于潮白似乎在表现他的执著。

陆洁抚了抚男人脸上的汗，轻轻地摇一摇头。

那一摇，就将男人的士气摇泄了。

“对不起。大概是，太累了。”男人终于这样说，神情里满是歉意。

“没关系。”陆洁安慰着。

长长地舒一口气，男人如释重负，伸手熄了灯。

他很快睡着了，带着并不沉重的鼻息。

陆洁却久久无法入睡，她索性坐起来，打开了窗帘，茫然地望向夜空。

冷寂的月光透进来，让她无奈地守着一个惨白的现实：他失败了，她，也失败了。